



# 樋口一叶选集

萧 萧 译

# 樋口一叶选集

萧萧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本书根据《樋口一叶作品集》(创元社版, 1953年)选译。

**樋口一叶选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650 字数 241,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0 $\frac{13}{16}$  插页 3

1962年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定价(4) 1.05元

CAF13/02



山口一子



## 前 言

樋口一叶是十九世紀末叶日本优秀的女作家，也是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早期开拓者之一。她的文学活动时期虽然非常短暂，但她却为日本人民留下了若干篇深刻反映明治时期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的作品。出现在她笔下的人物，多是身受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从生活深处发出对腐朽社会的厌恶、憎恨、愤懑的声音。他们时而绝望地对命运屈从，时而激动地起来反抗，在这种充满矛盾的生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给予日本近代社会的致命的创伤和造下的血腥罪迹。当然，今天的日本人民，已不同于樋口一叶生活的时代，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方向，再也不像作者笔下所描绘的那样呻吟辗转在黑暗势力面前，在绝望中挣扎和盲目地反抗了。但是，不管怎样，作者以她对人民深厚的同情，对生活锐利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以她独特的生动细腻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十分鲜明的形象，仍然使日本人民大众读来感到非常亲切，这就是为什么活跃在前一世纪末叶的这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今天依然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的缘故。

为了了解这位作家的创作道路，让我们先介绍一下作者短短二十五年的经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活在资本主义

社会里的作家，是经过怎样艰难的创作道路和坎坷的一生的

樋口一叶，原名樋口夏子，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生于东京。她的父亲出身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离开了故乡，来到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开始了“碰运气”的生活。后来他弄到了点钱，买到了一个下级武士的身分，在即将倒台的德川幕府下边当上一名小吏。明治维新后，他在新政权中又谋得了一个下级官吏的职位。到了晚年，他辞掉了低微的官职，转而经商，结果经济破产，突然去世。当时樋口一叶只有十七岁。从此，生活的重担就落到她肩上，她必须设法赚钱来维持寡母和弱妹三口之家的生计。

樋口一叶青年时代遭到的经济地位的中落，使她能尝资本主义社会世态炎凉的滋味。她在日记中写道：“过去生活不困难的时候我以为人都是有情义的，世道是永远不变的。然而人生为什么行路难呢？原因就在于人情反复无常。当父兄在世时所看见的人，和落魄了的现在所看见的人，从表面上看来他们都没有变，但是如果看他们的心，就好像换了一个朝代似的。”<sup>①</sup>当然，作家还不能理解这种“人情反复无常”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决定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但不管怎样，她从这时起，不得被迫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的现实，逐渐睁开眼睛来观察社会和人生。当她一旦打开了正视现实的窗子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她准备接受一切考验的决心，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抱着“过独木桥”的决心。“不管好歹，过着瞧吧！这座架在尘世中的独木桥！”<sup>②</sup>——这就是一个婷婷袅袅的少女，“在这个

① 见本书第255页。

② 见本书第245页。

金錢能使亲人变成仇敌的社会里”<sup>①</sup>所下的悲痛的决心。独木桥，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孤立无援的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切身感受。上边是寸步维艰的独木桥，下边是随时准备吞噬她的滔滔浊流，这正形象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者的这个艺术构思，后来就发展成为她那篇名作《浊流》的主题。

樋口一叶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为了使他的女儿能跻身于上流社会之列，曾特地将她送到一家有名的“和歌塾”去学习。在那里，她接触了许多所谓上流家庭的“閨秀”。当她父亲死后，她仍然留在这家“和歌塾”里，继续学习，同时兜揽塾里有钱的小姐们的衣物去缝洗。她一方面目睹那些资产阶级小姐们争奇斗艳、吟风咏月，过着有闲生活，一方面自己典当折卖、奔走告贷，度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充满着矛盾及强烈对比的生活中，樋口一叶更切身地感受到贫富悬殊和金钱逼人的痛苦。她又矜持，又感到屈辱，屈辱的是自己的没落的经济地位，矜持的是自己在塾中出人头地的文学才能；从而也就使她产生了对那些贵族“才媛”的鄙夷，以及对这种空虚无聊的生活的厌弃。

一叶逐渐显示了写作才能，她开始和鼓吹浪漫主义的《文学界》的一群青年有了交往。《文学界》是北村透谷、島崎藤村、馬場孤蝶等人办的杂志，创刊于一八九三年。它的主要倾向是鼓吹浪漫主义，提倡反俗精神，宣扬个性解放。一叶从这群青年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帮助，她的创作也越来越接近于成熟。但是贫穷依然折磨着她，使她无法安顿下来从事写作。她不肯为了满足书店老板的要求，而写一些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东西。她写道：

---

<sup>①</sup> 見本書第5頁。



“……况且文学是絕不能拿它来糊口的，要写文章应该不受任何約束，纵情發揮自己的情感和趣味。我下了决心，从今以后不再把文学当作糊口的手段，开始从事流汗打算盘的‘做生意’这一行。”①

一八九三年七月，她迁居到貧民聚居的地区去，在邻近妓館的街道上开了一家主要以儿童为对象的小杂货鋪。樋口一叶的这一段经历，不但使她深切地体验了掙扎在资本主义饥饿綫上的貧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而且由于她的鋪子設在貧民窟附近，这就充分給与她观察、体验下层社会生活的机会，对那些可怜无告、淪于人間地獄的妓女們，她特別感到同情。作者这个时期的生活，为她以后的創作提供了材料。

这种追逐蝇头微利的生活，繼續了不到一年，樋口一叶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虽然她的生活仍然毫无保障，但她还是关閉了小杂货鋪，专心于創作生活。

樋口一叶只有过短短四、五年的創作活动，在二十五岁上，过早地結束了她不幸的一生。促使她夭折的原因是貧病交迫她一生的不幸遭遇，和明治时期另一个天才作家，早夭的詩人石川啄木②如出一轍，这都說明有才能的作家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难免受到摧殘和迫害。

樋口一叶在逝世的头一年，写出了《大年夜》、《浊流》、《岔路》、《青梅竹馬》等成熟的作品，在日本文学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她十分厌恶资产階級文人的捧場，她写道：“在訪問我的人們之中，十之八九只是喜欢对方是个妇女，为了好奇而来的。……他們注意到的只在于作者是妇女这一点，觉得滿有意

① 見本書第 245 頁。

② 石川啄木(1885—1912)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詩人、小說家兼文学評論家。

思，因此所写的評論没有什么价值，作品有缺点也看不见，有优点也不能具体地提出来，一味称赞：‘一叶写得好，写得妙，別說其他的女作家，連男作家也远远比不上她的本領。’难道除了‘写得好’和‘写得妙’以外就沒有其他的話了嗎？”①

从这里，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日本資產階級文學界的庸俗无聊，同时，也表现出樋口一叶是以怎样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她的文学事业的。

樋口一叶从事創作的时期，正是日本統治階級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的反动統治階級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对内加紧剝削，对外进行軍事侵略，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只不过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必然結果而已。这次侵略战争的結果，日本人民出錢出命，反动政府从我国擄去巨額賠款，养肥天皇、資本家和地主。帝国主义的掠奪战争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天皇政府的統治地位，以及他們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的封建的、宗法的野蛮統治，促进了壟斷資本的迅速发展；而广大人民群众則陷入了长期的黑暗的苦难深渊。这就是樋口一叶从事文学活动时期的社会基本情况。樋口一叶在作品中反映的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社会，她着重地描繪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她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是一些妓女、女佣人、小商贩、小徒弟、手艺人，以及遭受沉重封建压迫的普通妇女。这些被侮辱与被損害的小人物代表着日本广大的城市貧民这一阶层，反映着遭受資本主义剝削及封建主义压榨最为沉重的人民大众的悲惨命运。作者本人对他们抱有深切的同

---

① 見本书第 306 頁。

情。樋口一叶也亲自尝到了贫困的滋味。她就以从生活中得来的切身感受，与作品中的主人公融为一体，向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出了激烈的抨击。她的作品在严酷的生活真实之中，掺揉着人民对幸福向往的抒情浪漫气息。这和当时盛极一时的硯友社同人的作品相比，形成极为明显的对照。硯友社的领导人尾崎红叶就曾在他写的《色懺悔》这部小说的序言中说：“小说是以赢得读者眼泪为宗旨的。”硯友社一派的作家们当时也写出了大量的悲惨小说、暴露小说，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也在抨击社会，但仍不免流于肤浅，主要是迎合一般小市民的心理。

樋口一叶的第一部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是《埋没》（一八九二年）。《埋没》写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对损害真正忠实于艺术、忠实于民族利益的爱国者的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抨击。小说中随处都流露出对当时社会的强烈的不满。这是作者用笔鞭笞她所生活的那个摧残人民的社会的开端。

《大年夜》写于一八九四年。从这个时期起，作者对现实的認識深度有了不断的提高。在这个短篇里，作者成功地刻划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面是“關公館”里养尊处优的世界：作者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邪恶——虚伪、自私、残酷，这一切就形成了山村老爷一家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劳动人民的世界，忠厚老实的安兵卫的世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高利贷重利盘剥下，濒于饿死的一家，是少女阿峰与舅父一家人之间真挚的感情。作者在这个短篇里，显示了相当卓越的创作才能，她只用寥寥数笔就刻划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山村老爷是貌似忠厚而实际上时刻打着算盘的伪君子；

种当姨太太的坏心眼儿的女人哩！’真没想到还没过五天就不得不认输。我一直把你这个爱撒谎的、骗人的、财迷的女人当作亲姐姐看待来着。噯，多气人哪……蒙你照顾了我好久，我在这里向你道谢啦。去你的吧，从此我谁都不相信啦，再见！”<sup>①</sup>作者就这样生动而真实地描写了小徒弟吉三对终于向现实妥协的阿京的憎恨。这证明作者给自己的创作赋予了新的内容：对人生冷静而真实的观察与理解，代替了她以往经常陷入的感伤主义的倾向。可惜作者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作更多的发展就去世了。

在樋口一叶所写的短篇小说中间，《青梅竹马》是最受赞扬的一篇。它分期刊登在一八九五年的《文学界》杂志上，第二年，也就是作者去世的那年，又为《文艺俱乐部》杂志所转载。这篇作品是以妓馆地区为背景的。衬托着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罪恶渊藪的生活情景，作者成功地描写了一群孩子们。特别是美登利这个人物，作者充分刻划出她那刚强、爽朗、好胜的性格。但是妓馆里的非人生活正在腐蚀着她的身心，她沾染上了喜爱浮华的习惯和任性而为的脾气。作者暗示我们，美登利将走上她的姐姐——“大黑屋”的紅妓女那条道路。与美登利形成对照的是和尚的儿子信如。他很有才华，但出身和环境却使他变得阴郁、怯懦，他已经多少窥见了父亲一家人那种寄生生活，并引以为耻。但他在即将把自己引向毁灭的命运面前，则表现得异常软弱。此外还有消防队长的儿子长吉，家里放高利贷的正太郎，人力车夫的儿子三五郎……这些生活在妓馆地区的孩子们的儿童时代已经快结束了，成人的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投下了阴影。金钱，社会地位，无数的邪恶的荆棘在刺伤着孩子们的

---

① 见本书第163页。

心，預示着不祥的未來。他們表面上看來似乎都是天真爛漫的，事實上每個孩子都打着階級的烙印，正在一步一步地遭受着社會對他們的腐蝕。最後，信如為了承襲他父親的衣鉢，離開他父親當住持的寺院，穿上了法衣，到僧侶學校上學去了。

這個集子里還選譯了作者的一些日記。日本評論家公認一葉的日記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這裡，我們首先可以看到一個生活在明治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少女所經受的坎坷的遭遇：由於經濟地位的沒落，必然給她帶來的熬煎與痛苦，以及她怎樣在痛苦中，逐漸克服了自己沒落階級的意識。同時，這些活生生的記錄本身，也是一篇有血有肉的文字。樋口一葉在這裡坦率地寫下了她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作家錯綜複雜的、充滿矛盾的精神世界。她那對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冷靜的觀察，時而交織着幼稚可笑、不着邊際的幻想；她那不甘屈服的熾烈的叛逆精神，又時而與顯然來自宗教方面的妄想交織在一起；她那熱烈地追求婦女解放的願望，時而與柔順、賢淑等封建陳腐的觀念交織在一起。所有這些，構成了這個作家內心世界的錯綜複雜的矛盾。日記中相當一部分篇幅記述了作者與《文學界》的青年作家們的交往。此外，作者還記述了她和當時資產階級文壇上的所謂“大師”們的過從關係。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一葉成名後，日本資產階級文壇曾企圖用捧場來腐蝕她，出版商人企圖對她籠絡、收買，所有這些只令作者感到齒冷，她都毅然拒絕了。由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樋口一葉的可貴的品質。

樋口一葉是日本近代文學初期的作家。在她的創作活動時

期，以肤浅的写实主义为标榜的硯友社文学集团的活动虽已趋向衰落，但能真实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才开始萌芽。一八八七年，二叶亭四迷发表了长篇小说《浮云》，为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但只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当时的日本文坛并没有认识到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樋口一叶的大部分作品是在一八九二到一八九六年之间发表的。以島崎藤村的《破戒》为标志的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还要靠后十年。樋口一叶代表着《文学界》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文学过渡时代的一股潮流，她深刻地观察、体验了下层社会，写出了若干篇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她的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以及她深入下层生活的实际体会，影响了她的后期创作。作者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资本主义急剧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带来了阶级的剧烈分化的阶段，暴发户、高利贷者的大量涌现，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纷纷破产，产生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她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反映了这样的社会背景。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者的出身，以及她所受的教养，使她无法了解这一切罪恶的阶级根源。她只能就她切身所感受到的贫富悬殊，以及她对那不合理的社会的厌恶，来抒发她的愤慨。樋口一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同时也表示了对美好生活的眷恋和憧憬。因此她的作品在语言艺术方面，既作到了细腻入微的刻画，又富于摇曳跌宕的情趣。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她的作品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因为她还不可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因而她的作品所接触的问题往往陷于不能解决的境地，流露着悲痛郁闷的情调。

樋口一叶是日本明治时期少数深深同情人民的作家之一。尽管她的作品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但作为资产阶级残害人民的罪恶的见证人，作为被压迫的人们对那不合理的社会的控诉者，她的功绩在日本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我国读者将从樋口一叶的作品里看到日本人民遭受过的恶梦般的过去，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到日本人民在以后的年代中，为什么对压在他们头上的黑暗势力掀起这样熾烈的斗争怒火。

刘振瀛 1961年11月

山村太太則偏執、陰險、狠毒，但又碍于封建宗法的體面而裝腔作勢，因而更加虛偽；此外還有忠厚老實、安分守己，但處處遭受損害與侮辱的安兵衛老夫婦和純真、善良、舍己為人的少女阿峰。所有這些人物都栩栩如生，充滿了現實感。通過他們的活動，作者為我們勾勒出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辛辣地諷刺了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對它表示了強烈的憎惡。當然，作者生存的年代，或作者本人生活的環境，都不可能使她對這不合理的社會提出什麼解決的辦法，因此本篇的結尾只能以輕鬆的喜劇收場。這種收場當然絲毫不會改變少女阿峰及安兵衛一家人的命運，使讀者在慶幸之餘，又不能不為少女阿峰的前途感到栗然。

一八九五年發表的《行云》描寫一個窮人家的孩子作了財主家的養子，註定要娶財主的女兒為妻，一生要作財主老爺的財產看守人的悲劇。養子制度是日本封建制度的殘余，它把人緊緊束縛在宗法制度的囹圄里，毀滅正常人的一生。作者在這篇作品里所抨擊的正是這個邪惡的封建制度。作品里的主人公野澤桂次雖然也曾經在心裡燃起過不甘屈服的火星，但長年剝削階級的生活已經深深地毒害了他，使他很快地向封建地主階級投降了。因此野澤只不過是向現實妥協、屈服的平庸人物。

《濁流》（一八九五年）是繼《行云》之後寫出的作品。與《行云》的哀憫惆悵的情調相反，在這部作品里，作者發出了被摧殘的人們要求生存、要求改變自己命運的堅定的聲音。作者所塑造的妓女阿力的形象，有着一一定的典型意義。阿力世世代代都喘息在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雙重壓迫下，生活環境形成了她那倔強、剛烈和豪邁的性格。她自己意識到，從這個社會殺出一條生路意味着過“獨木橋”，路是艱難的，但她必須勇敢地走上前去。“爹要過那個獨木橋，失腳跌進溪流里，聽說爺爺的下場



也跟他一样。我是背了好几辈子的怨恨的人，在沒有尝尽人世的辛酸之前是想死都不能死的。”<sup>①</sup>阿力终于失败了，这是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个孤立无援、被蹂躏与被侮辱的妇女必然的下場。作者虽然写不出更积极的結局，但反映在《浊流》里的阿力的呼声——“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嗎？我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嗎？”<sup>②</sup>却深深地扣着讀者的心弦。

《十三夜》也是作者一八九五年的作品。作者在这里描写了一个日本普通妇女为了贍养她那失掉了生活能力的年老的父母，不得不忍痛留在作官吏的丈夫身边，任凭丈夫把她当作奴隶来打罵凌辱。作者在这部作品里着重描写的是万恶的金錢对人們的命运所起的支配作用，以及封建的和小市民的意識怎样束縛着人們的手足。作者本人显然也是不滿意这种忍辱屈从的，但她又为她的人物找不到其他出路，結果只能在阿关的归途，安排了她与淪落了的旧时情人偶然相遇一場，这就更为这篇作品蒙上了一层感伤的情調。

《自焚》(一八九六年)写的也同样是日本資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这里，金錢的罪恶与封建的男女关系交織在一起，而最后遭受摧殘的总是沒有独立的經濟地位，因而备受男人的欺凌压迫的妇女。

《岔路》(一八九六年)是一篇十分精致的小品。主人公是一个身世不明的孤儿——雨伞店的小徒弟吉三。他結識了一个自謀生活的姑娘阿京，两人像骨肉一样地相爱着。但阿京在贫穷的考驗面前妥协了，她准备去給一个闊佬作小老婆。在結尾里，小徒弟吉三喊道：“当时我拍着胸脯对他說：‘人家京姐才不是那

---

① 見本书第 87 頁。

② 見本书第 86 頁。